# 杜詩闡

# 杜詩闡第五卷目

羌村

# 杜詩闡卷之五

同學王日藻斟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 陷賊詩　至德二載

### 哀江頭

長安朱雀街東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此地在秦為宜春苑在漢為樂遊園開元疏鑿遂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江側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依映可愛公樂遊園詩故有青春波浪芙蓉園此章有細柳新蒲為誰綠等句一燬於祿山再毀於黃巢曲江之勝蕩然矣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

柳新蒲爲誰綠（四句總）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嚙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以上追昔）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以上傷今）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結挽吞聲潛行意）

我少陵野老欲哭不敢者蓋由當春日過曲江舊遊也吞聲而哭則潛蹤而行我潛行曲江者爲念曲江宮殿千門萬戶喪亂以來寂寥空鎖雖蒲柳依然竟不知爲誰點綴耳憶昔開寶盛時江頭遊幸羽旄蔽空草木沾恩皆生顏色此時昭陽第一人爲貴妃者與上止同室行同輦一列曲江則生宮女各帶弓箭走馬弋鳥以供貴妃之一笑往日之樂如此今第一人安在蓋自馬嵬賜死遊魂血污無復歸期矣當日上去蜀出延秋門過便

謂渡清渭別太子而西行清渭東流劍閣内去關山各
遙悠悠日逝去者來無消息蓋武弁旅所行近蹤傳皆
亦無消息遂使曲江宮殿今日可哀又如此我不幸為
有情之人將行至此吞聲飲淚當此春日江水空流江
花自落此情綿綿說有何終窮日落塵飛欲往城南而歸
望望城北而去中心昏亂不自知其皇皇何之也○一
箭正墜雙飛翼此句已帶出祿山構叛馬
宛賜死明皇與貴妃不能終爲比翼意

#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隋書至德元載永王璘節度東南以從事辟孔巢父巢
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遁謝病遊江東公作詩送之或謂
此詩天寶年間公在長安作按李白天寶年間亦曾送
孔巢父還山不得此詩此有南尋禹穴句公雜述云巢
父執雌守常我無所贈若矣太山其冥峰以高泗水瀰
瀰瀰以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於王鎬之京此則公天
寶年間在長安贈
巢父者姑從舊註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

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以上巢父歸遊江東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以上送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二句兼呈李白

卓哉巢父今日割身潛遁窺其意一似掉頭不肯住者謝病東歸將入海置身蓬島中天地間尚有巢父耶惟有詩卷長留耳此行入海獨把釣竿游底珊瑚不難拾取但東海之遠山深澤大龍蛇出沒春寒野陰風景荒涼巢父不畏也東海行遂求山巢父此行浮槎而上自有織女引其歸路於虛無中蓋因身有仙骨其往來有非世人攜度者乃惜巢父者欲苦留而富貴之豈如巢父於中視富貴如朝露掉頭不肯住也蔡侯知巢父者

衡絜箋解必有說也。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何階子方便謬引為匹敵離索晚相遇包蒙欣有擊八句論禪理誦詩渾遊衍四座皆辟易應手看捶鉤清心聽鳴鏑精微穿溟涬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互推激八句誦詩紫燕自超詣翠駮誰剪剔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闃以上足愛而有作結還夜聽

五臺有石壁寺禪家有黑白業今許生為五臺賓學白業於此處余亦嘗師粲可輒師未能解脫有何階以及子可獨引我為匹敵耶當此離羣索居相逢於此以我蒙求欣牛有擊況牛詩更有過人者生詩不為他人誦獨為余誦渾渾遊衍一氣呼成落落多奇四座辟易由其律度應手如莊子所云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而不亡

夫蒼茫其音調清心使聽者如在秋風邊塞時忽然叫躺入耳不獨渾游衍耳精微之旨宵穿泥花不獨鷺四座耳飛動之氣直推霹靂此與陶潛謝朓無所枝梧西風驚騷其相推激聽生誦詩其阜箏處眞馬中柴蒸人拂翠駁巧其詠亦自超絕耳誰翦拂之洗別之低我塵而愛之益由君意透歸人莫能知故夜誦之餘焚閒宴閒是生詩與釋理俱這也○公論詩於許十一日精微穿淇濤飛動推霹靂于高岑曰意極翔飛動篇終按迸茫於劉伯華曰神融躍飛動戰勝洗凌蔬而於巳則曰下筆加有神詩成覺有神詩應有神助而以想公之超詣矣。

雨過蘇端　公自注　端置酒

雞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諸家憶所歷一飯迹便掃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　以上雨過蘇端也
復可惜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諸醉據懷抱紅稠屋

月花碧委塘閒步觀窮經談諧喧鬧慰我老消

瀟澤垂楂柤或自保織雨亦好意妻孥隔軍壘攜挈不獲近片

補注

諸物遇晴風雨交作雖久旱喜雨出門跣足乃不憚拔涉泥濘懶故耳諸家所歷一飯之後輒使如掃可數過者皆貧笑咨每往必欲喜飲倒也可憐蘇侯家亦貧家僮簡雙來必供酒酸必具具必飲飲必醉醉必德憐抱病行已當此喪亂長安中無復花草今蘇侯家風雨之後紅花偶屋碧草樓倘我輩荷全性命亦猶是耳且與親朋共敘談詩藉喧鬧慰我年歡喜頗劇如此況久旱得雨無幾有秋我妻孥雖在鄜州遠隔軍壘秋成有望可免饑餓又何關心之有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蕭蕭春增華青熒

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飢豈無涯八句喜晴干戈

雖橫放慘澹鬬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夫則帶

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八句對時事說完喜晴意千

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此道無疵瑕英賢遇

轗軻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回首白日斜漢陰有鹿門

滄海有靈槎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以比自感寓隱遁意

久旱須雨旣雨須晴故晴亦佳也於時出郊遠眺春光

晴旎物華自若陵陂之麥得晴青矣桃李之花向晴窈

窕亮春夏皆有實矣然我飢亦有涯也此晴爲可喜耳

或者干戈橫放慘澹爲難慘澹龍蛇之戰方殷農事妨

矣何喜之有雖則云然乃旣雨而晴川澤已優方耕未

晚而況丁男雖出戍婦尚存求黍力有不勝菜麻則可

種植此晴爲終可喜耳但世亂未戢我志高蹈往者採

芝種瓜其人皆已死朽餓而死然無瑕可摘彼如英賢

遇難見義輒引如龍蟠泥不爲人釣今猶然乎[illegible]
賊此亦自昧所適何有殊哉已矣商山芝東門瓜[illegible]
古人矣若夫漢陰我故鄉滄浪我素志庶抱甕泛槎以
終餘生至若衆口咄嗟書空志怪我見長往焉用學彼
爲哉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時祿山爲子慶緒弒公與鄭虔將脫賊歸廣文爲鄭虔
原秩虔陷賊中僞授水部郎中稱風疾以密章達靈武書
日鄭廣文舉其
爵原其心也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杯二句領
至末　燃臍郿塢敗握節漢臣
回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忽登臺重
對秦簫發俱過阮宅來醉留春夜舞淚落强徘徊
誰料生戎馬今日戎馬出意外也焉得共酒杯今日酒
杯更出意外也得共酒杯者由祿山已死爲董卓燃臍

洊龍得歸同蘇卿握節雖則云回乃我與廣文年皆老矣髮有千莖之雪宦亦淡矣心餘一寸之灰回首別離俱經死地一朝披寫忽復登臺此臺爲駙馬吹簫處今得亟對此臺又展文小阮宅今與偕來醉阮宅無亦[illegible]其樂何極但死別之餘忽焉聚首雖則徘徊亦强自排遣而已○祿山築城有同郿塢祿山斫腹死有似燃臍故云

歸鳳翔及省家鄜州詩 至德二載

喜達行在三首

時脫賊歸鳳翔喜達者得遂蹤服而奔之初心也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回眼穿當落日心死着寒灰 四句在賊

時霧樹行相引蓮峯望或開 二句在道 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二句已錄

至尊行在鳳翔我前此向西而從無人傳信故遂迷向
不能遠達也彼時眼穿矣但當落月心死矣已置爽灰
今幸脫賊在道一路人烟斷絕惟有霧樹成行引我歸
路而況山勢向背雖有蓮峯可望恍惚將開而鳳翔至
矣忽見所親驚我老瘦詎知倒身潛逃
脈盡艱辛從賊中來欲不老瘦得乎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承愁思胡
司隷章初覩南陽氣已新承淒涼漢苑春喜心翻到極嗚咽淚
霑巾結總

我在賊時聽胡笳幾經愁思望漢苑無限淒涼也當愁
思胡笳夕而望生還何可復得忽從賊中生還者乃是
今日事耳生還則人雖則生還間道而行人與鬼鄰亦
不過暫時人耳當淒涼漢苑春而思故國司隷之章南
陽之氣付諸夢想今遂行在司隷之章喜初睹也南陽
之氣喜更新也見司隷對南陽喜心為之翻倒回想愁
思淒涼生還間道時痛定
思痛又不覺灑淚沾巾已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二句承次章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重數中興年六句極寫喜達意

我在道時獨行中路孤一死去憑誰報也在道何暇計及至歸來痛定思痛始自憐耳未歸我不得瞻太白至歸太白之雪猶得重瞻未歸幾不得遇武功至歸武功之天喜得重遇前此形神沮喪影搖搖矣今立千官隊裏我影方靜向來不自保心戚戚矣今在七校軍前我心始蘇夫身達行在喜但一人社稷中興尚賴君國今日何日社稷中興之日從此於萬斯年豈有量哉〇當時賊兵所及西不過武功是武功天猶聚朝日月故喜遇千官七校二句亦寫出司隸威儀整齊嚴肅非復靈武初即位文武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時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

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憫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
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 以上述未能寄郎歸之懷
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
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
盡室豈相偶嶔岑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
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 以上述寄書問家之懷 漢通初中
興平生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挽合起意

我去秋爲賊所得自分與家永訣幸而今夏脫身西歸
涕淚受官流離供職朝廷恩重妻子念輕所以欲訪室
家未忍上請耳自隔絕來亦曾寄書問家矣傳聞賊到
彼處殺戮殆盡我山中茅屋向來戶牖必摧頹於蒼松
之根彼戮者骨應未朽亮有全性命者能有幾人乃有
存家者豈能俱相遇想盜賊充斥猛虎縱橫我書雖寄

回首轉成鬱結耳憶自寄書已十閱月倘傳聞而不確消息可疑也倘傳聞而或確消息可畏也寸心茫然付之何有所幸濱運中興平生歡酒酌酒相賀定有數會之處但恐家室不保終成窮獨隔絕者不終成隔絕耶

## 彭衙行

此詩定是至德二載已達行在後作詩中別來歲月過句可見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領下二十四句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癡女飢咬我啼畏猛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强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攀牽既無禦雨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數里間野果充餱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少留同家洼欲出蘆子

門以[illegible]尚道 故人有孫宰高義薄層雲延客已曛黑張燈啟
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
衆雛爛熳睡喚起霑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爲弟昆遂空
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
週胡羯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以上頌孫宰

白水縣東北有彭衙道憶去歲避賊自奉先攜家將往
鄜州從白水北行歷土山走翁谷妻子徒步惟恐逢人
一路北走但聞谷鳥悲吟幾見遊子南還癡女飢而啼
畏猛虎之尋聲兒飢而索指道旁之苦李充糧雨涉旬
牽攀滑足既乏備雨又苦禦寒以至數里村稀朝人
絕食則非懷而負果處則如鳥之棲枝曉涉波而山經
爲迷暮投荒而野煙爲伴北走險艱加此未幾前路
同家宰矣少焉恍惚見蘆子關矣險艱已脫遙望
而趨晤若郎次靡托何幸得逢孫宰夜黑張燈張
雖非復夜深彭衙月照荒山時矣暖湯濯足剪紙招魂

非復牽攣泥濘徑滑衣寒時矣出妻孥而相見逢人厚顏何有矣與衆雛而飱餐道旁若李休素矣與夫子而爲弟昆非復窮途契濶也李高堂而居我室庶免暮宿天邊也自歎險艱得此高義披肝露膽何日忘之奉別以來歲月已過祿山構禍猶然未息我妻子寄居鄜州皆孫宰賜自恨身無羽翼安得奮飛到爾」一話濶悰哉

○剪紙剪紙爲旗

送從弟亞河西判官

亞於靈武上書論時事擢校書郎至德二載夏杜鴻漸繼周泌節度河西亞爲判官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　四句發端

令弟草中來蒼然論時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腹爲篋笥應對如轉丸疎通畧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爲灰君臣皆下淚　以上叙其論事　崆峒地

無軸青海天軒輊西極最猺獷連天驕烽燧帝曰大布衣耕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子春使歸當再前席適逢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爲晝長久利以上撫判河西孤峯石戴驛快馬金纒轡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踊躍常人情憐澹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我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龍吟廻其頭夾輔待所致以上送别

南風不在於秋聲南風而作秋聲則殺氣薄於炎熾因而歷集亦擧盛夏蒸同時危與人不容緩耳與人加弟從草間來當弟靈武上書切論時事一時召對遂聳宸聽蒸由得藏中兵不當武庫故應對便捷通達不拘新語投時神器可正當此社稷灰燼君臣臥薪尤乎一聽于言莫不揮淚庶幾夾輔天子奈時勢方危何益鳳翔移軍地軸未閒蕃戎叵測天傾未寧西極有瘡痍之悲連山多烽燧之警時危如此亟須與人於是帝曰子從

草間來。雖大布衣。河西元帥顧子爲佐。吾欲坐看河西一帶流沙水淸。非子奉使不奏厥績。今日論事已前。所矣。他日還須待子。況子之才。無俟歷試。特以武威多故。武威存。河隴諸處存。武威危。河隴諸處危。倘務苟安。勿策長久。非勝算也。所以遣子者。實賴子爲國家計長久。存武威以存隴右河西耳。弟來王命而往。乘傳叱馭。星言載馳。飢飲黃羊。渴飲蘆酒。大丈夫如此。差足快意。志士於此。稱㨾澹不樂者。以安邊弭敵。不足奇。撥亂反正斯足慰也。況騏驥何可駕鼓車。宏才豈堪判邊塞。龍媒之馬。不忘主而回頭。夾輔之才。將內召而有待。武威之役。天子將於子卜。致遠器以爲夾輔乘輿。地弟勉之。爲余

○拔亞於大曆年間。爲諫議大夫。使魏州宣慰。繼又爲江西觀察使。足見其能。

##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至德二載正月。河西兵馬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等殺節度使周泌。武威大城中。小城有七。胡據其五。故詩中有嚴城攻伐等句。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四句餞征

赴武威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城到須早

去秋羣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收遺甿風俗方再造八句赴武威之故

族父領元戎聲名閣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颻按城堡

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闊溟漲浸絕島尊前

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以上送別東郊

尚烽火朔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蒼昊四句勉之

此驄馬新鑿蹄銀鞍被騎之者何人乃繡衣郎騎往交河也交河遠矣匆匆取別何為者大天子為涼州嚴城并驄馬使不足彈壓耳涼州去秋羣胡作亂天子不得已遣將勤從今日不然其民久罹塗炭宜急撫綏使武威遺甿有更生之樂天子為此特遣兄節度茲地若我族父為浙望垂蒼閣但侍御為我賢節叅之逆失殊介介

耳。侍御才思淵絕，下頃汪汪，蓋詩人之流，皇國之寶，今寄我同官於尊前，往按城堡於塞上，豈獨人郎星天亦爲與悲，而雲雨之色浩浩，都白兆安史造逆以來，隴洛未清，搶殘滿目，吐蕃叵測，西極俱傾，借問侍御何力同天？蓋不獨武威然也。○安邊長策以牧民爲禦寇，邊心阿則邊患息，故曰此行牧遺氓。杜鴻漸撫周泌節度河西，公於杜亞判河西，則曰耕耨佐元帥，爲畫長久利；於長孫判武威，則曰族父領元戎，奪我同官良，明知鴻漸殫壓不足，有賴於幕下賢佐，大略關係冊之畔。鴻漸專務姑息，且不能制，即邊境可知。

##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兩句月）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四句對月之感）

秋期近則月影清，其影何如，縱入天河，蟾光不沒，其中玉兔搗長生之藥者，又歷歷如見，焉詎知乞藥無從感

蓋丹心之苦度生靡所空添白髮之明丹心苦白髮添者只為干戈故耳若論干戈月光所及無不遍照獨長安國西賊崇命烈月影雖清休照可也○當時長安國西皆為敵界賊營西至武功而止故曰休照國西營以見安慶緒之惡不容於照臨下也若九月官軍陳香積橋正大衆攻急時月月所當估冒安得曰休照舊註誤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 以上得家書 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疏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鑾輿北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過雁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 以上得家書之感

喪亂寄書但憑遊客今得家信知鄜州雖遭殺僇我家人於彼猶幸舊居如故耳熊兒亦可憐得家書喜其無恙驥子竟無恙得家書不覺生憐我豈不欲亟圖聚首乃臨老而羈孤與此傷時而會合偏疏者年近二毛今

趨行在官明一命言歸未遑耳况慶緒妖氛正滿北闕幸天時蕭殺巴通西郊對此涼秋風雨無書雁陣總總關情庶幾他日得歸渭水空山柴門老樹問荷鋤以隱二毛一命豈我志哉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以上時事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河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以上漢中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以上侍御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憩正當艱難時實賴長久計以上往判漢中回風吹獨樹

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里閑居人莽牢落遊子
方迢遞以上送別徘回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
更列帝我無匡復資聊欲從此逝以上山亭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威不可一日不張自天寶年間朝廷武備不修象爲虛弓因以致亂使乾坤血戰猿虎縱横至今上卽位靈武振旅撤作六師移蹕鳳翔揚威沙漠雖二京未收四極已寧然以濟重難則莫急於租庸漢中其咽喉哉今日漢水淸淮河通江淮租庸已至江漢洋漢中軍需旣不困矣然使者星散于瀾渺然猶漸漢中王爲南伯都督梁州王持江淮租庸乃幕下從事未得賢者若而奇御立談卽發蕃由侍御上知人文下詳兵法知天文則胸明淨矣詳兵法則精銳矣侍御本天子近臣出判遐方從無此例只因至尊宵旰念漢中租庸國命所係而民力方苦又須輕繇薄賦以撫字之故特報諫官幕徵晨發國家當艱難時凡事當圖遠大勿貪近功侍御勉哉同風蕭颯白日淒其蒼烟之根兩人一慟山家之戸萬里誰開居此地者牢落何堪判遐

方者幾時得到也念爾生離悲余將老願為陶唐遺民
耕鑿未遂欲望後漢列帝臣復無資故固望漢中行我
亦向鄜州去矣○漢中屬梁州至德元載第五琦請以
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
至扶風以濟軍二載上至鳳翔江淮租庸始至汴洋漢
中漢水清等句正指此事我御制我字即孔子作春秋
以魯為
我之意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四句 胃）
偪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挺身
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以上（評下二句 [illegible]）
駐鳳翔同谷為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枹罕陬此邦承平
日剽劫吏所羞況乃胡未滅控帶莽悠悠（八句 同谷）府中韋使

君道足示傻录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受詞太白脚走馬佐池頭古色沙土裂積雪陰雲稠羌父豪豬鞾羌兒青兕裘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 以上述同谷防禦

中原正格鬪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兵遠壑淨亦足縱寅搜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 以上送別

我與子昔陷賊中今歸行在以王事故留者留去者去獨遺子者今日兵馬逼側急需良籌乃行在左右能分手發者恭少于縣幹渺小似乎儒者然人能濟勝不在力之强弱在氣之勇怯子雖渺小老氣橫絕可赴嚴關而游任矣况艱難之際挺身直前每遇仇讐張目不避有節如此朝廷壯之遂奉詔書參謀邊都有同谷[illegible]

之役同谷爲鳳翔咽喉扼弱水控枹罕密邇行在承平尚患剽掠搶攘豈能無事此歲來之畧雖有使君防禦之功尤需幕佐使君爲子諸父今往參謀兩美自合耳於時子方受詞於鳳翔太白遂走馬於同谷仇池以臨羌境遥知羌山赤土色裂丹沙羌地陰寒雲埋白雪顧此羌父羌兒穿豬韈着兒裘剽掠無人之墟自謂朝廷戈矛所不及予儻戈直入角蘩所向烏出死樹蘢拔老湫此豪豬韈青兒裘者有不膽破心寒哉循是驅斡湫小之人情氣一激直摧林丘信乎挺身數難張目仇讎而有壯節者惟是中原多故從會難期予本佞茂才文儒士此行若有悵然者不知百年賦命浮沉與俱況論兵有暇涉土積雪之境可縱冥搜以資吟咏所望爾音頻寄庶不失同患難其王事之誼云爾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煇赫舊家聲鵰鶚乘時去驊騮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程斜日當軒

蕭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和虜猶懷惠防
邊詎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征以上叙英乂充劍右節度燕薊奔
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慘黷餘孽尚縱橫箭入昭陽殿
笳吟細柳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宸極妖星動園陵
殺氣平空餘金椀出無復穗帷輕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
明罘罳朝共落楡桷夜同傾以上叙安史之亂三月師逾整羣胡
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
卿幾時回節鉞僇力掃欃槍以上叙武功之役得報太僕并伏結意圭竇三
千士雲梯七十城恥非齊說客甘似魯諸生通籍微班忝
周行獨坐榮隨肩趨刻漏短髮寄簪纓徑欲依劉表還疑

厭稱衡漸衰那忍別忍淚獨含情以上自序廢邑狐狸語空村

虎豹爭人類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律前軍壓舊

京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以上冀其早旋收京

中丞舊爲天水太守繼爲大震關使是西山將也今加隴右節度詔發於彼兵屯於此蓋因此處爲吐蕃要衝耳中丞生自將門循部曲振家聲今以鵰鶚之姿乘時而起驊騮之種顧主而鳴際此艱難須得上策即前程亦易耳春詔行矣日當軒蓋風捲旆旌天水幾離雪山已到當念吐蕃和好曾展舊恩今日防邊不在驚我所謂艱難須上策者務在鎮靜以寓專征夫吐蕃當撫者以安史未滅也撫吐蕃使不擾然后得以全力制安史往年安史以幽薊叛將首陷河北次犯東都以及長安中原遂不可問今日祿山雖剪變將未平猶慮飛矢昭陵吟箭細憶宮妃掩袂王于竄身熒惑犯而天子出奔鐵騎馳而園陵震動茂陵金椀便出人間銅臺總帷忽悲零落轉眼天翻火徹寧不慘凶難如此今年三月肅謝都于大修已整安史孳兒就日就京中丞要創而戰

流矢貫顱武功之役有戰克機乘此恐成何難掃蕩所以一時妙略遂奏殊勳䕶列卿兼太僕今日復有隴右節度之命但我所期於中丞者節鉞遠臨戮力一戰掃盡安史餘氛耳今日幕中所收不乏三千之士雲梯已具誰下七十之城七十城必須酈生憑軾而我非其類三千士何取叔孫習儀而我是其倫通籍在朝假班悉竊周行好我獨坐空依雖忽刻漏不過隨肩偶寄簪纓仍憐短髮不無依倚似依判之王粲遅疑取戾如戾非俗之彌衡當此孫邑孤貍是勝廣之族空村虎豹無非安史之徒塗炭如斯匡扶難緩況廣平王已調新律李嗣業將歷晉京中丞此行難曰安邊爲務安邊之後亟歸討賊屆駕還京時哉勿可失也○至德二載上至鳳翔何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上欲乘兵擣賊腹心於是王思禮軍武功王難得軍西原郭英乂軍東原是三月師逾整羣兇勢就烹也時英乂流矢貫顱裴創而戰因王難得不協心遂至敗績是瘡痍親役戰勇央冠帶成也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至德元載吐蕃贊普遣使請助國討賊二載吐蕃又
遣使修好上遣給事中南巨川報聘楊六判官佐之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四句送使
西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敕書憐贊普兵甲望長安四句
蕃
使西蕃　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
之故
官垂淚方投筆傷時即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
酒排金盌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以上判官使西
蕃慎爾參籌畫從茲正羽翰勉之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摶
慰之
秋風初落海氣方寒此時遠使絕域又值國家多故誠
有難為別者乃不得不往以絕域有同仇之怒蕃夷致
修好之誠也敕書之賜既憐贊普甲兵之助定慰長安
以報聘而宣命前程難緩賴王使之惟良待士原寬判

官此行亦何慮哉初起爲官即使踰垠拔幟加上浣溢
而行大丈夫許因義當如此夫投筆擬幟則不役衣
矣此時猶儒衣即山鳥亦怪其迂抑投筆操戟則漢節
在手矣此時持漢節將野蠻亦看而喜判官此行適彼
昔普成禮於邊酒夷歌之餘杖節於草地雪亘之處塡
參謀畫勿令番人窺中國之淺深整飭羽翰勿令外夷
見天朝之強弱行見援節言歸摶風直上則今日起爲
官不過使臣將來樓可取豈止以使臣終判官勉旃○
推良指南臣川呂刑曰惟良折
獄不但漢書其推良二千石

哭長孫侍御

道爲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乘驄四句生前
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惟餘舊臺柏蕭瑟九原中四句歿後

侍御未及也武威而卒想其平生道爲天下重者以詩
書名爲一時雄者以賦頌始而登第擢桂禮闈繼而爲
官乘驄憲府今日生涯流水世事浮雲惟
餘臺中舊折一件九原耳風流安在也

奉贈嚴八閣老

嚴武初爲哥舒翰判官至德元載赴行在以房琯薦遷給事中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 四句贈武

客禮容疎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 四句自叙

黃閣難登公以扈聖而登夫豈倖致然扈聖行在得登黃閣亦不獨公公妙年故不同耳公登黃閣如蛟龍得雨公獨妙年如鵰鶚凌秋若我疎放荷公待以客禮幸而接聯與公同一官曹況公新詩無瑕可摘老夫雖老以佐官曹不足以傳公詩有餘老夫不傳公詩誰人能傳也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閒字

時公已奉墨勑歸鄜省家別賈嚴外又有兩補闕右華少遊右岑參

田園須暫往戎馬惜離羣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 四句留別

之倚就道之情

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時吹角那堪處處聞　四句

我暫往山閣與同官作別亦何足傷可傷者戎馬時耳自鳳翔還鄜道遠矣去還留詩與同官者見詩如見我當戎馬言別愁多矣愁多任酒應離群者飲斯酒得以忘愁彼歸途與落過雨一秋常雨今日無雲似北歸者可免斯苦但山路雖晴角聲到處大覺用閑暫往之時祗切戎馬離群之痛耳

晚行口號

情景晚行所感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雁浮寒水飢烏集戍樓　四句晚行

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四句

三川可到晚行則不可到所見晚山稠疊耳而況落雁無依浮沉寒水飢烏失所棲遲戍樓風景蕭條如此昔

年朝市。舉目不同。今日兵戈何時得息。猶幸脫賊奉勅還家。但我一官遲暮。白首言歸。比之梁總遇亂還家猶是黑頭年少。多愧不如也已。○落雁二句有羝羊墳首三星在罶并春燕巢於林木之感。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 喚起下七句 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爲客詩成覺有神 三句獨酌成詩 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四句獨酌成詩之感

燈花非無爲也。令頗怪之怪此燈花何故太喜意者。爲綠酒相親之故。夫燈花則怪其太喜。綠酒則愛其相親者以我今夜猶爲客也。幸而醉裏從其爲客且我獨酌方吟詩也。醉而詩成。更覺有神。此則可喜者。至若兵戈何時去眼。儒術豈足謀身。年當二毛秩叨一命似此低頭求縛。不如野人優游。今日雖獨酌成詩。念微官而低頭向人。若則有之愧則有之何喜之有。而燈花灼灼。此則我所不解者。○低頭就之出梁鴻傳。

徒步歸行 公自注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

至德二載上幸鳳翔議人衆蓋括公私馬以助軍當括馬後公爲拾遺從步而歸偪側行曾云自從官馬送還官時李嗣業行宛馬千匹云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 四句頌李 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 四句徒步 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 四句借馬

壯年致主危時拯難特患無經濟耳公經濟爲國所要定社稷戡禍亂舍公誰屬若我徒步歸者蓋有故也當此朝廷府帑無蓄積官吏鮮飽敢望輕肥况青袍朝士中老夫最困徒步歸者何怪其然但我固白頭公當垂

首人生要在羿合何論老少我國朝士公爲武臣論交便是同調何分文武此時山中妻子無可告哀自傷徒步非馬不濟公有追風神駿亮勿爲徒步者斬也○須公躍上追風騾公意亂方殷九州萬戶如我一家哭老何限非李戡定保聚無期李即追風騾也是年九月香積寺之戰李爲前軍官軍爲賊所乘李內祖立陣前大呼奮擊人馬辟易是眞追風騾公恭寓意於借馬云

九成宮

九成宮即隋仁壽宮太宗所修以避暑山有九重因名九成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會宮憑風迴岌業土囊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其陽産靈芝其陰宿牛斗以上叙其盛紛披長松倒揭㦸怪石走哀猨啼一聲客淚迸林藪四句叙其衰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頹朽向使國不亡焉爲巨唐有雖無

新增修尚置官府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雖墻後以上借隋示鑒我

來屬時危仰望嗟歎久天王守太白駐馬更回首四句自敘

我行至鳳翔縣遊歷山中有九成宮者覓深百里其間緣崖斷如杵臼曾宮上攬勢若憑風風出土囊蓬然岌嶪勢何險絕也其制度則棟梁之狀疑於立神戶牖之開截於鑿翠其陽則產靈芝故名仁壽其陰則宿牛斗故推遊其出麗如此今宮崩長松紛披爭倒宮前怪石拊嶪亂趁走猿啼客淚迸此局故哉以此九成宮我先皇避暑處實隋家仁壽宮今松例石走推頹至此豈隋推頹竟為此有假使當年隋帝有道此宮依然仁壽我與焉得有之我唐有紫於其不加增修祇因先皇曾辭遊亭仍置總監錄事別史諸人以為居守我先皇時趨避暑原非瑤水之迹然此宮則亡國遺其實驛壽之般祭我求俯仰不勝咨歎者念天王出狩駐驛鳳翔跋馬則萌願今上以下階為祭也○按史隋楊素作仁壽宮夷山塹谷窮極壯麗故詩中有斬崖鑿翠等句玄宗華清猶附仁壽隋之仁壽為巨唐有唐之華清今安在也肅宗至靈武魏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肅宗

悉命撒去是能療雕牆之鑒者此詩荒
哉一段指陳今昔真大雅殷鑒之遺

玉華宮

宮係唐貞觀年間作舊註梅聖俞曰玉華宮前有晉
苻堅墓蔡夢弼云公詩末意傷苻堅安在也姑從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以上宮
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
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以上憂來
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感懷四句

延安宜君縣有宮名玉華者但聞溪水鳴咽松聲瀟條
雖有古瓦亦為蒼鼠竄處欲問何王今誰在者但絕壁
下所存有遺構耳而況宮前有墓其陰房鬼火常青其
壞道哀湍自瀉號萬籟笙竽祇助哀湍之喊秋色瀟灑
徒添鬼火之愁回想當年侍余輿者有美人兮美人何
在久黃土矣所供奉者誰數石馬今故物徒然獨石馬

此彼荏祭胡伯閩於東晉行謂千秋為世至於今余與不見石馬徒存況岸裂開人或藉草悲歌川流盈把顛此征途去者去來者來誰哉不死者玉華宮不足傷矣

塞蘆子

時公出蘆子關將抵邠鄜嶺蘆子關在延州延州為長安門戶蘆子關其扼塞處塞蘆子扼高史二寇非為吐蕃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回略大荒來崤函蓋虛爾以上塞蘆子之故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四句塞蘆子岐有薛大夫傍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為退三百里四句舉近事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閽胡行速如鬼一結叮嚀

受降五城逴隔河水向有邊兵自蘇山作亂邊兵精鋭
者皆徵入援今五城內一望荆杞耳况賊將史思明方
自博陵冦太原今河北而西已割懷衛一帶高秀巖自
大同與思明兵合其西來之勢亦復相犄二賊將取
太原長驅朔方河旋問回界大荒之外然崤函內已知
其空虛也延州蘆子為秦北戶其關防尚可倚賴乘彼
崤函空虛得偏師一萬急塞蘆子更約薛大夫景仙相
為犄角內制山賊外禦昆戎則長安可收復耳况景仙
三守蘇山近事已效夫蘆關之塞非為他也一塞史高
西行從此俱從我意則然詎能上達彼胡之行其速如
鬼及今不防何可及哉○自玄宗離馬嵬北行民間相
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將相驚曰太子大軍
至矣則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
傑往往殺賊賊不能制長安子女盡輸洛陽宜崤函內
賊兵空虛塞蘆子疾驅長安何難一舉收復公曰崤函
蓋虛爾語非漫下昆戎徒指蘇山逆如鬼胎用洪青天
馬來化若兒
總言廝逆

羌村

峥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 四句歸鄉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

滿牆頭感歎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以上歸時情景

我家羌村赤雲日脚下彷彿見之遂望柴門而趨顧此柴門人踪久絶鳥雀之噪蓋因歸客從千里至也爾時妻孥方盼我歸及見歸客不覺驚怪蓋由喪亂之餘萬死一生我之生還原屬偶爾今日人耶鬼耶誠難免妻孥之驚怪耳不獨妻孥鄰人聚觀者亦爲感歎此夜不寐如在夢中秉燭話别眞不料有今日也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 領下十句 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

憶昔好追涼故遶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 以上承還家少歡趣

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以上應晚歲迫偷生

我年遲暮無他樹立不過偷生計迫故爾還家及至還家愁懷又集未見有歡趣也往日嬌兒依依膝下別離既久愛我者轉而畏我況昨歲追涼喜遶池樹北風忽勁歲月已非顧此一歲中流離漂薄與言及此可慮煎心何歡趣之有乃偷生之計則已定矣禾黍既收糟床幸注我平生就酒今得生還且復斟酌以慰暮齒我晚歲迫偷生如此○公羸服脫賊幸奔行在夫豈偷生者今日奉勅還家尚曰晚歲迫偷生何以處北寺諸人甘膺偽命者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鬭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 四句客至

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 以上客至請事請

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四句答詞

我初歸而鳥雀喧客今來而羣雞鬭柴門人跡久矣斷絕鳥怪人有如此者驅雞上樹始聞扣門客何為者

蓋有四五人而皆父老知我遠歸來相問訊耳手中有攜罇皆酒榼傾榼而飲清濁不同酒味薄矣父老曰酒味之薄者以年來耕黍地者無人也耕無人者以今日東征兒童去盡也父老艱難哉艱難之際荷此深情我感慨矣於是我爲父老歌而仰天歎父老聽我歌而涕縱橫一時情事又如此○公於李公見訪則曰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否於羌村則曰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於江村則曰鄰家送魚鼈問我數能來於寒食則曰田父要皆去鄰家問不違於櫻桃則曰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而自已一則曰藥許鄰人斸一則曰不教鵝鴨惱比鄰一則曰堂前撲棗任西鄰若此類不一而足亦可見公篤於鄰誼矣公嘗曰吾結仁里歡豈欺我哉

杜詩闡卷之五終

杜詩闡第六卷目

杜詩闡卷之六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省家屆從還京詩　至德二載

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蓽　八句前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

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十二句段幅之綱靡靡踰
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
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渭
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
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
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
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
我僕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
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
物此段敘化道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

百結劬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
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
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
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包衾
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
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
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
且慰意生理焉得說此段敘還家以上是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八句之紀至尊尚
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
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

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此段叙官軍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此段追叙玄宗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此段以中興結以上言升爾詔斷下怵惕久未出十二句之紀

皇帝即位已經二載八月初吉正朝廷大衆討賊時杜子有事北征者從爲將術於洮雖家已久也歸則歸矣敢自主哉荏苒方多故臣子無家恩詔許歸口慙叨從討則許矣敢遂歸哉前開拜辭怵惕求出益以才慮術衣冠貧窶明光安史未平甫債正切所以辭朝未果首路旁皇似此乾坤憂虞何時畢恥於是就道驛騷然似黍離之大夫心如醉矣蕭蕭然見人煙之斷絕哀堪傷矣瘡痍載道呻吟滿耳望君門兮何在鳳行在兮伊邇回首鳳翔此我君駐蹕處也旌旗明滅正羽林嚴警時也於焉步山於焉涉水猛虎吼蒼崖裂伊可畏也菊垂花石戴轍亦可玩也興對青雲而忽動悅隨幽事而亦涉所見山果之瑣細多半橡栗之雜生或紅或黑或甘或苦雨露所濡無不結實物生之齊一如此人事之參差謂何因思桃源可棲閑歎身世多拙姑焉戀主則亡首鳳翔旂旗猶明滅也去國似遠而未遠攄焉懷家則而眺鄜畤鼠穴頻出沒焉到家似近而未近我心孔亟身已不前我僕既痛行猶木末鴟鳥對客而鳴似有倚也野鼠見人而拱似有禮也行到哥舒之戰場猶見潼關之白骨當將一戰而潰何倉卒耶遂令秦民半爲異物況我陷賊今歸鬢毛盡白不過經年間事妻子凍餓

哭至此相見時哭甚松聲悲咽泉水平生雪兒何所
堅愛今日垢膩觸目不堪兒所不難矣女衣補綻耳所
補綻者昔有海圖之衣舊繡之服今波濤坼曲折移而
海圖天吳舊繡紫鳳一經補綴皆顛倒於短褐之上見
之之可憐如此老夫之情懷自傷自顧又無囊中帛何
以救汝寒凜慄也未幾粉黛衾裯稍稍羅列瘦妻嬌女
皆沐重施女學母而施妝書眉見父而說發問事我
亦在道到家時情事如此當其在賊此景如夢今日
新歸生理焉知夫蒼茫問家室君恩許之至情極激
奉行在此于事君之大義片以至尊蒙塵何以家為望
將深入獨勞歷念耳仰觀而天色已改旁眺而妖氛亦
氣大意改妖氛豁則陰風來向紇至矣回紇之王願國
助順回紇之俗馳突為長人五千不為少馬匹亦已
多益此輩多不足貴其勇決則將勝前來有過人者宜
乎至尊虛懷賞賜無算延議交推氣為所奪賊巢在東
都先伊洛後西京用兵之勢也行所收者收拔者拔渠
勝深入蓋既亦進即河北一帶若青徐若恒碣何難一
朝底定則以天道斷之蕭殺宜然以賊勢斷之蔑月已
枉以皇綱斷之國運未終雖然撥亂在今日致亂則在
昔日也致亂由上皇乃上皇當日寵貴妃安將士傳位

今上方爲中興地亦未可定也猶憶昨歲亂離時與夏殷亡國原有罪不謂奸佞如楊國忠竟爲稱亂同惡如秦虢三姨隨之蕩析即如貴妃猶之褒姒上皇毅然割愛馬嵬賜死此古先所無況今上又度越前光爲中興今主然上皇當日所以立賜處分不煩立禮之功居多假使當日駕次馬嵬六軍不發玄禮不進誰將上皇不誰測思正法則將士一呼衆心瓦解乘輿安危尚未可知又安得宣付馬前令空閨有傳位太子之命不人盡非文武爲得國猶活也今日西京未復大臣淒凉亦可惜自撤潼關救寶思悲然都人日望鑾輿佳氣常紆鬱闕諸宗在天御疇喪應萬陵無意灑掃有時則太宗宏大之業一旦從復矣我北征後讀朝廷頭圖討賊令上逗日中興有如此乃惓濟隨回紇數何必不願不同紇助順也故曰喜幾矣則其心必與曰少爲貴則非不如無日頃延往乃見肅宗優待之過日氣欲奪以見在廷無人尚使之失光日收伊洛次日收西京當時香積寺師戰克而後先取東都則慶緒走新店之戰亦可免蓋賊巢在東都也惜乎計不出此。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

是年九月大軍俱發至長安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大軍夾擊翦賊殆盡公在鄜聞之意其能破賊而賦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濠鼎魚猶假息穴蟻竟何逃 四句總起 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八水散風濤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 以上虛寫官元帥將臨賊境 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鼇戈鋋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遺毒螫已是沃腥臊睿慮丹墀近神行羽衛牢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劍吹毛 以上實叙官軍已臨賊境 喜覺都城動悲

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鈿準擬獻香醪 結選甚鬪

京縣久爲賊窟今雖潛處官軍已臨譬彼釜魚暫時假息俯之穴蟻更欲何逃此行必剋賊必滅矣遂想行在處支盜帳撥武列轅門義樂泰山正當警蹕渡涼漢兆已開統純自此羊腸賊巢險失從茲雉尾宮扇雲高敞營撤五原之壁壘空矣氛氣清八水之風濤散矣試看今日之天意誰假閉穴之遊魂賊勢既戢惟有乞降一策屢縱渠魁號之斯快況納叛非朝廷大體乞降爲役賊計謀料亦徒勞郭用耳所以然者賴乎王爲龍種郭子儀有豹貔王思禮隊只虔之刀李嗣業秉蘇武之節數人名恒恒烈烈其氣奮揚可回飛鳥其聲辟易堪設巨猶支錢則雪色俱開弓矢則秋毫都拆況運當否極時爲泰來決其必濟也但賊如毒螫毋俾遺孽亮此腥膻無不盡沃況至尊睿謀出人意表天威神助必獲萬全且回紇有助順之強兵安西渡臨洮而效力感恩圖報何有殘孽行見鋒鏑所向染血不難利刃一揮吹毛奈斷官軍必克爲此故也微獨我喜彼都城子女應亦悲喜交集爭賣釵鈿沽香醪以犒官軍如漢時殺董卓之日云○當時賊將乞降如史思明舉朝幸之獨張鎬

不可香積之師公知必克但恐變緒勢窮乞降故先爲斬絕之言曰乞降那更得又曰誰云遺毒蠆是時香積一戰賊勢大潰僕固懷恩謂廣平王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萬騎追之縛取安守忠等廣平王曰將軍疲矣且休息遲明諜至賊已背遯是遺螫毒也明年公爲華州郭使君進滅寇圖狀云逆賊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聚苟活陛下猶覬其顧留相率降款盡至務廣寛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非愚所知可與此詩乞降等句相參

## 潼關吏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四句潼關城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爲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險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以上叙潼關吏問答之辭

京觀積骸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四句按往事以志戒

此方士卒何勞人草草聊築因收京後增修潼關阨塞爲築城故也城有大小大城之堅鐵亦不如小城須是小城之廣萬丈有餘大城可知築此何爲潼關吏曰胡騎去今還備胡也因而要我下馬指示山隅曰關執高山戰欄雲列鳥飛難渡何有寇來但不得於戰利於守丈人但看要害處止容單車若奮戟則百戰難爲功堅守則一夫易爲力不見至德元載桃林一戰哥舒師潰溺死無算已事可哀矣我爲吏者但知築城至於防關自有大將請丈人囑防關者以哥舒爲鑒此則我所云胡來但自守意也○祿山初反哥舒翰守潼關相持半歲餘賊兵衝突襲潼關卒不敢窺潼關則守之效也夫潼關宜守不宜戰李郭力持其議郎祿山亦若之謂歟莊曰今守潼關兵不能進是潼關守而賊坐困向使國忠之奏不行中使之命不趣堅壁固守長安可保無恙此詩眼目全在胡來但自守一句修關還備句句諷刺是焦頭爛額後爲曲突徙薪計

## 收京三首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 四句追言

暫屈汾陽駕聊飛燕將書依然七廟畧更與萬方初 四句

失京 收京

京收矣猶憶往者上皇仙仗忽離丹極祿山妖星遂犯玉除夫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妖星既犯下殿之走難免矣亦由平日好樓居耳昔者堯往汾水之陽窅然若喪其天下上皇幸蜀汾陽之駕不過暫屈是仙仗之離不終離也魯連遺書燕將燕將自殺聊城終下今[illegible]京收復燕將之書不過聊飛而妖星之祀遂以滅迹也光是七廟之畧幾幾不復萬方之民誰與更始今收京廟算依然幅員加昨不識可喜耶○首四句從亂原[illegible]人玄宗太阿不御委政奸臣仙仗久離祿山自華清[illegible]浴御床遂[illegible]賊星亦久亂[illegible]下殿走隱用梁武帝[illegible]下殿則[illegible]之之意故曰須爲亦爲[illegible]解嘲樓居非神仙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子處四方多故不敢宴安必將巡以[illegible]

胡亥二世委政斯高深居高拱至於亡國玄宗不察其言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十年盡委政事於林甫何如力士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此即好樓居意因玄宗有老仙花萼諸樓也汾陽鸞專指幸蜀謁李泌者人謂燕將疑指哥舒翰書則指諸將之甞授翰初降祿山將以尺書招李光弼得以李祕箋諸將皆復書切責之祿山知不效乃囚翰苑中當時諸將若不復書書不切責則翰於祿山方且信任反戈而攻自有諸將責翰書翰被囚使凡爲將者知降賊不利爲國心堅是諸將飛書於翰所以示向背之禍福明順逆之利害有關匡復不細也或曰燕將是史思明飛書指李光弼招降思明史思明偽降在是年十二月於時既不合且史但書欲仁智烏承玼說之求附光弼於人又不合况思明之降張鎬疑之其後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陰使烏承玼計圖事泄而殺思明復叛則此舉大不利於國家於事又不合難從

生意竹葉白天涯正寂寥謂在鄜時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四句感歎叨逢罪已日霑灑望青霄

補注扈

補意

我在鄜時生意蕭條自甘衰白天涯落寞正爾寂寥矣收京忽聞哀詔意中事若出意外又下聖朝不一次且屢次焉今上收京固當爾爾但李泌是商老收京而后即去衡山我用念其羽翼之功上皇是文思表厥雖往蜀未還京我因想夫文思之命今日扈駕還京叨逢下詔為禹湯罪己日聖明罪己小臣何功霑矜灑淚不禁望青霄於咽耳○肅宗即位靈武時赦天下改元是巳下詔入收京又下詔曰忽聞日又下公意上皇未歸詔書未應擅下與李泌一切家事請待上皇歸之意正合故月懷商老先是靈武使者至蜀上皇日自今以後四海軍國大事仍奏朕知詔書四谷摺頒矣公曰憶帝京真悲痛之辭李太白上皇西巡歌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天無二凡何得雙懸語意亦有諷

汗馬收宮闕春城鏟賊壕二句收京賞應歌杕杜歸及薦櫻桃

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六句收京

以後

事

宮闕久陷汴馬收之賊壕久據一戰鏖之京汝英以酬
將士朝廷自應班賞而獻狀科況宗卿亟進歸京後自
及大宗而薦櫻桃收京固可哀所悲者資西域迴紇諸
兵以平亂此輩叛服不常橫戈數見勢恐不免即功臣
恃功者又恐從此後甲第日高無復去病辭第之義耳
化此皆由貪天功以為己力殊不知收復神京亦由廟
幾彼謂方臣子但知入貸求思兩年來聖躬親在行閤
其勞為已甚乎○杕杜勞還役者荷上欲速得京師與
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
紇入長安葉護欲如約廣平王曰願至東京如約及入
東京回紇意猶未厭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將回紇乃
此自東京還下迎之長樂驛與宴宣政殿仍約歲遣回
紇絹二萬匹公曰賞應歌狀杕以見收京後賞自應也
回紇取求無厭朝廷亦不必縱之櫻桃薦太廟者禮仲
夏天子乃薦含桃先薦寢廟收京在冬而云然者當時
行[illegible][illegible]行上皇歸從蜀初至鳳翔即遣裴冕入京師告
郊廟公曰櫻桃之薦歸
自及之仲夏未晚也

瘦馬行

陳陶斜在咸陽縣東公悲青坂云我軍青坂在
東門故托之東郊瘦馬依舊註謂為房琯作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硉兀如堵牆絆之欲動轉欹側此
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眾道三軍遺路旁皮乾
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以上寫其瘦去年奔波逐餘寇
驊騮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廄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
時歷塊悞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
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雁為伴日暮不收烏啄瘡以上敘其瘦之故
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結聯起處有意騰驤等句

一東郊有馬我見傷心骨出如牆其瘦如此而況亞以牆
絆之不欲動不能自如騰驤無望矣乃此馬非私厩之

啇印帯官字路旁偶遺遂使皮雜汚沈毛暗霜雪乃此馬非無因至是者猶憶去年僇力勦寇驊騮且不見用一時士卒皆選內廄之馬以爲前驅焉知此東郊棄之非乘輿之物宜乎六印之中猶帯官字只因恃才致遠歷塊悞蹶遂致發罥此亦有使之然者豈汝能逆料而周防耶見人慘澹若有哀訴之情已失主恩無復晶光之色於時天寒遠放野雁伴之日暮不收飢烏啄之雖則如此瘦馬之意還望主人收錄以圖後效有收養之者廄終其惠明年春草長時必能爲主僇力以贖去年一蹶之咎豈真無意騰驤也者○房琯喪師陳陶斜遂龍相公既識收復作瘦馬行當以中間三處爲眼目一日斜之欲動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絆之則制共騰驟欲勁則騰驤之志未忘轉敧側則驥騰驤有所不能公蓋云琯意尚欲効力勒廷棄之如此難欲效力勢有所附也一日當時雖堆悞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歷堆之馬何至於蹶過在委棄豈能周防公意琯之敗非以牢于敵以效古法悞用車戰使然然琯當且猶欲持重以有所何中人邢延恩促戰遂至敗績蒜出肅宗納賀蘭進明之譖以致疑琯故委諸孤注之貽又以中人擊肘之明知必敗而以將予敵也非委棄之而何卒王全

軍覆沒夫豈珦能逆料耶一日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顏延年赭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枝今謂不忘所自也公拳誦口勅放三司推問狀曰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遂志氣摧衂願陛下棄細錄大是公意欲朝廷棄珦前愆俾珦再圖後效益因珦失職後頗快快其黨為珦揚言於朝云珦有文武才宜大用肅宗聞而惡之公難顯言寓意於馬以為珦之快快非敢對朝廷其劾忠之念未嘗不切一章語意實有如此者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於詩

鄭公樗散鬢加絲醉後常稱老畫師二句鄭十八虔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二句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承嚴譴句寫欲為面別意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承垂死句寫情見於詩意

傷哉鄭公一官稱散館書師人所謂稱者公於醉後往往作稱原公之意誠得老畫師終足矣今貶台州司戶迢迢萬里遠奉微譴雖時値中興乃臨老垂死百一年出遠從此長已嚴譴如此公萬里長途若是已就我一生知已出餞偏遲竟至缺爲面別則垂死如此悠悠此行竟已永訣無幾九重泉路他年重敘交情我與情見乎詩矣○按免死得貶覺矣公曰燧譴豁虔不得已陷賊以虱從薪水部以客章蓮璽武無幾王維之流乃老而垂死遣貶台州當時六等定罪未盡平允李峴以崔呂用法深刻嚴譴二字正非無謂

畫鶻行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將生鶻說入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爲眾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以上寫畫鶻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

雲沙際自有煙霧質我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六句感慨

高堂非鶴落地安得此我骨欲然者不條鍛而突兀立此既乃知畫耳畫師巧妙直刮造化之窟寫此神俊以充觀賭乃被問之詰見而忽驚豈知此畫鶴側腦而看其意竟在霄漢何肩搏擊凡鳥與俱沒沒良由觜如刀劍目無人寰也但乾坤空濶終不能飛冤竟粉墨之姿雖曰崢嶸仍歸蕭索我雲沙上豈無煙交霧凝爲眞鶴者乃世人徒知畫鶴可愛所以粉墨幻質日供賭玩豈高堂之上畫壁寄姿紆鬱顧步老沙门之間天下何多葉公哉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 四句臘日 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四句臘日事

天寶年來漸堅火職每當臘日暖氣尚遲今日人事修天時順一交臘日凍即全消不見萱草舒青侵陵雪色柳條抽綠漏洩春光即物情知人事矣所以今年臘日縱酒之興欲謀良夜矣臘日原宜合飲謀良夜時事攸心也還家之時方値散朝矣臘日原宜朝賀散晚朝君臣勤政也我朝臘日侍從諸臣必蒙宜賜撥亂以來此典久廢今日脂面藥自天而下一時朝臣齊帶翠管銀罌盛脂藥而歸無異景龍年間翠鏤牙管之故事此今年臘日為可喜與○九霄之上恩澤隨君非臣子所敢濫叨故曰隨恩澤

省中詩 乾元元年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公自注舍人先世掌絲綸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 四句早朝 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 二句奉和 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 結還自注意

夜姿皮尤天開矣於時曉漏將停春光正豔日色彤而龍虵之牆於旗者其影若動風力微而燕雀之飛於殿者其飛爲高早朝景象如此俄而朝罷凡爲侍從殿上香煙攜歸滿袖未幾詩成稱我舍人行間珠玉灑在揮毫今人因世掌絲綸也世掌絲綸不足爲美欲知舍人世掌絲綸之美只因舍人似謝超宗爲池上鳳毛無忝先世此早朝詩爲備步而同賡樂和與○王父名曾嘗於景龍中掌制誥至從玄宗幸蜀玄宗傳位至肅讀冊進璽玄宗曰昔先帝兼位於朕册文卿父所爲朕以大寶付儲卿又當演誥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是世掌絲綸也當時玄宗普安下制分遣諸王主其議者房琯至賓琯制肅宗自納賀蘭進明譖已罷房琯琯凡琯薦如王等皆發發危矣但晉劝之制雖王屬筆靈武之册亦至羅叢謝宗縱不滿晉安之與亦當念盡武之功乃不一月至出汝州世掌絲綸殆遂正深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牓春殿晴曛赤羽旗一句宣政殿宮草霏霏承

效鳩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鳷鵲亦多

時閤門前宣政殿退朝之候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紀遊晚出

左掖

類於殿殿者有黄金牓金書宣政殿也列於殿者有赤羽旗所謂前朱雀也日射旂旗向明綵旗錯綜如此於時殿中宮中草霏霏一色臣佩所委者草承之不亂殿內爐煙細細如鵲遊絲所以爲者壓旺之不出宣政殿與蓬萊宮對既慶宮近綫象爲君子道長宣政殿與鳷鵲觀比高階當久殘象爲小人道消常五色亦多時在朝久而可退矣既退朝猶有出者蓋出拾遺爲近臣終日侍君故緩步遊歸云（）凡朝主佩垂則臣佩委小俛則垂大俛則委之於地委佩已下矣宮草承之仍不假越爐壓煙每朝殿上焚御爐香宰相於香案前奏事李泌嘗言異日奏事香案前

紫宸殿退朝口號 ○ 女官導駕朝儀奏矣退朝會遠上文詔也詩退緒前道太詩說

戸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二句紫宸殿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四句在朝所見聞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二句退朝

我朝大朝會則在宣政殿內朝則於紫宸便殿推內朝故用女官導駕導駕者在前偃僂之狀但見其紫袖灑也導駕者分行而立故雙瞻御座為內向引朝儀為捌步導駕之制如此推時御爐香氣飄合殿而春風為轉一時朝臣在香氣中指揮花影覆千官而淑景為移一時朝臣在花影內時久矣惟是內殿深沉若漏時刻知朝朝中朝久必待外廷高閣之報而始知今閣報稀聞何知漏然瞻仰天顏則已多時此時千官無不瞻天仰聖惟班近者得窺顏色知其所喜之故有喜者不盡喜凡有喜則必知之未發退矣此為內朝則由宮中出由宮中出歸東省者拾遺之省也復會禁係送夔龍於鳳池者送宰相歸中書省而後散也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以上言散

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 以上言院宿左掖

天子臨朝傳呼刻漏傳呼已淺日過中再簇杖擁齊臣忘晏罷也我朝散而多施花砌千官班次率花花下各依廳分過左掖邊於時有退朝伊花依花底而散有歸院者至掖邊而迷諸從先出時將晚矣但見樓雪交春融城而濕宮雲去殿而低時已晚我亦出矣諫書既除諫草安用避人焚草何必人知少焉騎馬歸省日夕雞棲矣政曰阻斷漸幾辰夜之義云爾○玄宗時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李林甫奏令太平無事巳時即還軍國機務皆決於私第觀此詩不惟至午夜至雞棲一時憂動可見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 四句宿掖

景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四句

宿掖之意

垣花將隱沉沉暮矣歸鳥欲棲啾啾過矣少焉星出掖垣內有萬戶星光欲動未幾月生掖垣上有九霄月色偏多在省夜色如此此時萬戶金鑰曾司啓否吾不寢而聽惟冀金鑰速開此時九霄玉珂曾來朝否吾因風而思實恐玉珂已過所以然者我有封事欲達至尊能不聽金鑰想玉珂數問夜如何哉〇庶民惟星星動則民勞亂離役民多失所月爲太陰陰壯則陽弱將張民娣爪牙夢傾朝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語意隱含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公自注相國製文

初明皇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術數皆處於此謂之待詔勅碑詞馬亦其流也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四句南海勅碑

野館穠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回四句送

南海衣冠各異其文物不通今司馬去冠冕通矣得相歐聚交又尊達矣從三殿中奉詔而行朝廷威爽與之俱去到百蠻外勒碑而豎南海聲教從此方開遙想陸路饒花發於野館旅次似堪喜屈指水程秋雨來於春帆舟次又堪悲皇華萬里天使一星遠道既邈遙歸爲幸何時使事從三殿去者自百蠻歸也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岑參補闕公薦之也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時輩所仰宜充近侍因有在省贈答之作

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　四句補闕

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蘂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結還奉答見贈意

君爲補闕我爲拾遺同趨禁闥一何窈窕但趨朝雖同罷朝而歸其地不同蓋因補闕屬中書省君自隨丞相而歸者拾遺屬門下省吾又往日華門東而歸也歸不同如此當此春日冉冉碧者爲柳枝娟娟紅者爲花蘂

似此柳碧花紅鬟非白頭物色乃子得佳句獨贈老翁我能無牽率奉酬哉

奉贈王中允維

當時朝廷處分從逆諸人以六等定罪後如王維亦脅受僞命得下遷中允時議不滿故有此贈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濶深契濶二字領下六句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契濶之故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契濶之心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契濶之吟

中允聲名有素陷賊以來勤苦獨深蓋祿山以其聲名欲致之不知中允死生契濶不忍獨活也不赤附賊昔處庾信爲侯景收未敢忘君豈若陳琳草袁紹檄當其身陷賊中服藥取痢僞稱瘖疾者不忘僞君也自維陷賊至今三年拳拳戀君未嘗有二蓋由之死靡他獨此一心耳似此窮愁宜情應淡如文君之作白頭吟以自絕定行之也○白頭吟應指凝碧池一章

送賈閣老出汝州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二句出汝州）宮殿青門隔（應西掖二句）雲山紫邏深（應艱難二句）人生五馬貴莫愛二毛侵（結慰之）

汝居西掖梧陰滿院今一院之陰只空留耳近臣去國辭守萬陰倘有如此汝何爲有此去蓋因時事艱難居官不易汝州爲汝故鄉今日出守似歸里耳無奈汝去住而春心損我存候春心亦損也院出汝州此處宮殿君門九重矣宜乎西掖梧陰空留滿院彼處雲山孤臣萬里矣宜乎艱歸故里交損春心我今送汝亦曰丈夫官至五馬不爲不貴勿因出守傷懷二毛侵鬢亦善自寬可也○公悲賈去自分不免故有去住損春心句蓋公與房琯賈至嚴武張鎬諸公同功一體先是房琯見忤蕭宗以上皇幸蜀分鎮之議建自房琯賈至常侍上房琯惡賈至去賈者去房黨也至德二載五月公疏救房琯罷閣詔三司推問是肅宗更疑公爲房黨張鎬

力爭得口敕免三司推問是肅宗又疑張鎬爲房黨至
德初房琯爲嚴武爲給事中是肅宗并疑嚴武爲房黨
自賀先出汝州張鎬隨罷相公亦出華州嚴武貶巴州
至房琯則下制數罪貶邠州刺史不出兩月朝署一空
譬彼雨雪先集維霰
公於賀出州是耿耿

題省中壁

之在諫垣身任國事排衆直言未免攖忌兼之賈至去
位房琯罷相若大率不免平生交契自命幸而遇主
可以有爲乃時事翩翻朝鑿已見從此不復上封事焚
諫草幽沉詩酒消磨官情題壁一章竟作乞骸疏矣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靜鳴
鳩乳燕青春深四句省中 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
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四句題壁

此省中掖垣竹埤庭有梧十尋鳳所棲者乃洞門之際
則常陰陰爲陰物陰長則陽消矣此時落花遊絲外

更無他物，白日何其靜，鳴鳩乳燕後，不覺移時，若存倒其深。白日靜而無所事，乃尸位耶，春深而不求，不亦避禍耶。自歎倘偏喪晚，已非强仕，猶稱謬矣，又念退食逢向，入告無補，寸心徒遺耳。既明衣職無補聖朝，身許南金，何從報稱，背之自此，毀拋欲藉辭其君者，此身何等珍重，今竟何如，我題壁之意如此。

曲江陪鄭南史飲

雀啄江頭楊柳花，鵁鶄鸂鶒滿晴沙。二句曲江 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尊戀物華。二句陪南史飲 近侍即今難浪迹，此身那得更無家。二句自歎 丈人才力還强健，豈傍青門學種瓜。二句南史勉

曲江頭不但雀啄柳花，眠沙泛滅者，鵁鶄鸂鶒滿，亦蕭矣。凡此春事物華，雖與老人無與，既有芳尊在眼，亦且盡與留連。所以然者，我官居近侍，不能有為，似宜浪迹江湖，然既明近侍，則官職有守，輒思浪迹，又義所不敢出者。至於昔遭喪亂，撥棄妻孥，甘為無家之人，今進焉有官，退焉有家，那得更無家，而逍遥靡累哉。我固無如我

何耳若丈人才力方剛正當强仕彼靑門種瓜類落放廢者之所爲丈人才力必不然矣○按鵁鶄鸂鶒江南鳥也開元間玄宗遣宦官詣江南取置苑囿後以倪若水奏縱放之此猶遺種與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 四何即花飛以見物理須行樂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 二何又將翡翠麒麟以見物理須行樂 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總結二句

一片花飛則不自一片止必風飄萬點而後已有識者當一片花飛早知春已減却況風飄萬點能不愁人此物理之可推者然亦何必愁但何謝風光尚在且看欲盡之花已經吾眼誠知好景難常莫厭傷多之酒頻入吾脣即此而言已當行樂況江上小堂又巢翡翠堂中人安在所謂半存華屋者皆翡翠有之矣苑邊高塚長臥

麒麟塚中人安在所謂北邙山丘者麒麟為併耳故求樂者惟應笑人生有幾此高臥者定悲行樂已遲此皆物理可推者人未細推所以化飛不覺酒多不飲所謂小堂長有高塚無時逐逐浮名身為求物牽絆行樂老死徒然誠細推爲人生行樂富貴何時穿待花飛燕待春減穿待翡翠巢麒麟臥張翰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誠得之矣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承上行樂 □領下□何）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結出與人同樂 正自勸勸人道）

良俯例例回矣日典春衣江頭盡醉何樂加之春衣而日典酒債難償矣酒債月日日還月日有尋常行樂何忠其無盡靡而每月人生有限矣人生日日醉那能月日在七十古來留行幾人不獨人也蛺蝶穿花深深見尚尋其樂猶如此蜻蜓點水款款飛自得其樂猶如此傳語遊人風光流轉暫留相賞莫負殘春亦何嫌於旧

典春衣不醉無歸也已〇韵畧曰點水生子也然則穿花郎求翔也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四句曲江之景縱飲久拚人共棄嬾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衣四句對酒之感

此芙蓉苑外即曲江頭我留連久之極目一望其宮殿在苑内者霏微難辨所見苑外江頭者有落花有一不落落者有落者未足感今桃花與楊化似落樹何化而不落人何生而不盡有飛鳥有一不飛者飛者未爲高今白鳥與黃鳥倂飛林何鳥而不飛臣何情而不遊今日對酒縱飲之餘久拚人厭縱欲自嬾倂矣嬾朝之後真與世違殊別無縱飲矣吏情何有於滄洲安在深歎爲吏之情與滄洲日遠我亦志在滄洲耳其如老大未能何〇花落鳥飛本常物色却於逐字兼字寫得出色逐字原字亦承深微逐日細逐逐得有情兼日時承兼得無

意參夢弼云老杜墨跡兩作欲共楊花語自以淡筆改三字作細逐落輕也花安得語

曲江値雨

曲江爲上皇遊幸地時上皇居南內公遊曲江値雨有感謂肅宗値雨不來遊幸者撰

城上春雲覆苑墻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支濕水荇牽風翠帶長 四句曲江値雨之景 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四句曲江値雨之感

曲江有夾城有夾芙蓉苑夾城春來雲覆於芙蓉苑墻而來候也因而江亭上之晚色寂寥芳華遠離於時雲覆而雨王林花之紅者若雨如燕支之濕雨急而風在水荇之綠者牽風爲翠帶之長江亭晚色如此此夾城芙蓉苑爲上皇昔時遊幸處我因値雨憶龍武軍先是唐有左右羽林自上皇用萬騎平韋氏亂改爲龍武是新軍也龍武新軍爲上皇親近宿衛今想亦深駐輦而不出矣別中有殿是爲別殿當年上皇由夾城以達曲江芙蓉

苑別殿焚香宜也今上皇深居南内不復遊幸誰復來香案前奏事者炎蓉別殿亦設焚香而望幸耳開元盛時每當作節上皇賜宴錢給百官宰相以下於曲江合宴即命錢會恩賜教坊女樂池上備綵舟因有佳人錦瑟我於開元盛時既不得躬逢斯典今雖官叨近侍聖眷難知縱曲江之盛有時而復恐賜宴之榮未必終沾然則金錢詔錦瑟傍不真夢想哉

佀側行 公自注贈畢曜

佀側謂與畢所居相佀側詩中巷南巷北是也

佀側何佀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鄰里間十月不一見顏色 則何是佀側 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不是愛微軀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

不問鐘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以上發明十日不一見之故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况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上寫十日不見而思見意扼到偪側

入悲夾淵偪側則聚集矣今計所居不過我巷南子巷北乃旬日不見亦何樂此偪側也所以然者官馬送還路難加棘耳夫我貧固無乘然亦有足苦相遇今不能者子或疑我愛微軀借足力不知無乘則徒步朝廷有體官長有禮法所拘徒步不敢思君之心固自了了雖不得見子應亮之况雨急風顛正當聽美考鐘伐鼓適値朝參蹇驢借矣可以朝天即可過子已請假矣既難朝天安能過子况以似此泥塗男兒性命不可嘗試我十日不一見子者職此之故然似此偪側亦安能終日甘心然誦詩以當神往不見辛夷之花開而又落

爾我之年非而忽老我不能過子飲子豈不能就我飲街頭酒貴患無三百錢耳酒徒稀醉患無一斗酒耳今斗酒不必青錢倍有子何不速來就我焉不負鄉里間偪側而居之說云○至德二載朝廷盡括公私馬以助軍官馬送還官有自來也乾元元年朝廷嚴酒禁酒價故貴至麥熟禁始弛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淥尊須戲月白髮好禁春 四句奉陪

韋曲 石角鈎衣破藤梢刺眼新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 四句似反前四句

韋曲之花何其無賴無賴之至家家被惱計此時惟須若淥尊風所難爲者白髮耳豈知化工淥尊固期其盡花前白髮何妨於春花因無賴若夫鈎衣石角刺眼藤梢其爲幽致真惱人之花過與況叢叢綠竹瀟灑尤殊[illegible]時謝賦服戴烏巾吉此叢竹之幽趣此時淥尊何必[illegible]流將白髮何必花前耶○禁春作勝春解白髮禁

移正足力能勝春不受春光困頓
意少年流宕正坐齊勝無共耳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 四句承泉

曲 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四句

承春

皆

雖曰幽曲仍有野寺隱然綠楊裏亦有春畦雖然亂水間雖曰花無賴亦有美花不他映而偏映竹且有好鳥非不歸而不歸山假城郭紛紛異於野寺春畦矣我又何事而蹉跎遂彼風塵擾擾豈有美花好鳥也我之衰顏而更何堪幸與公子共遊於此若使〇不歸山豈不共公子而俱還不幾於城郭風塵哉〇歸也宜豈宜

## 送李校書二十韻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驥兒尤異是龍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晳十五富文

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千聲煇赫衆中每一見使
我潛勤睨自恐二男兒辛勤養豫盃以上贊李舟　乾元元年春
蒔灶茹安宅舟也衣裌衣告我欲蓬適倚門固有望歛衽
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巳見楚山碧藹藹咸陽都冠蓋日雲
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
期豈燗漫別意終感激以上送李舟　顧我蓬屋姿謬通金門籍
小來習性嬾晚歲慵轉劇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羨君
齒髮新行巳能夕惕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迴身視綠
野慘澹睢荒澤老雁春忍飢哀號待枯麥時哉高飛燕絢
練新羽翮以上小別意終感激句　長雲濕褒斜漢水饒巨石無令軒

車遲衰疾悲宿昔 四句中足歸期豈爛漫句

豪鷹生子大抵赤毛騏驥得兒尤異龍脊李舟是也蓋李舟爲名父之子人物清高流輩伯長所貴妙年者以其才不以其貌今舟十五而富文史有賓才十八而足賓客有應對才十九而授校書有著作才宜乎甫及二十聲名煇赫有才如此彼妙年而白皙鬚者何足道哉既念李兒又徹已子而歎熊兒驥子不如李舟恐幼勞而養無益也舟今何往蓋乾元以前國家多故非臣子歸省之日自兩京收復乾元元年二月詔免陷賊州三歲租盡免百姓今歲租庸又停勑撿括命李峴安撫坊市元元始有安宅人慶得所子懷將母舟衣綵衣歸故鄉宜也此將母方倚閭舟乃就道白華爲孝子詩此去望南登程吟詩陟岵楚山之碧隱然在望是日咸陽都市公卿祖道者車兩之多應如雲積計舟到時慰太夫人而會親戚矣其如汝翁在朝何汝翁今日視草明光亮汝歸朝期亦不遠乃我於臨別不無感激者自顧蓬屋陋姿金門褰步小來習嬾晚歲轉慵讀上六愁悔吝之曆對乾坤有跼蹐之痛自維懶惰不能惕厲舟在妙年省躬靡間坐此臨岐當盃惆然耳舟行矣回首綠

野荒澤閒有老雁如我者小來習性懶晚歲備轉劇每愁游客作如覺天地窄者是也宜其號荒澤春忍飢耳有時燕如舟者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耀赫者是也宜其翔綠野羽翮新哉遥望褒斜雲暗漢水石橫之處舟乘軒車往則乘軒車來舟仰衰老如予盼軒車悲葬漏則歸期終不汗漫即別意所感激者亦足自慰也已○按李舟於德宗朝奉使詰劉文喜陳以禍福帳下殺文喜以降又奉使詰梁崇義諭古安之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觀公詩少年時便已傑出

題鄭十八著作

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 四句台州 謫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頭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 四句憶 賈生對鵩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公懷直道也霑新國用輕

刑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六句傷之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以自歎結

台州瀕海波濤冥冥雲水與鳥嶼俱青也故人此去竟爲逐客蓋自亂後一別今春深還作浮萍刑想公此時酒酣誰搜其舞詩成誰聽其吟憶當年遊何將軍山林同到第五橋東皇陂岸北今日惟橋流恨水岸結愁亭耳尤可傷者命薄賈生台州之貶無異長沙鵩鳥止舍恐不免也遇同蘇武祿山之陷猶之匈奴牧羊秉節正相似也蓋公以直道忤人猶幸以輕刑就貶但公幾世異物有類禰衡直慮江夏遭殺公歲星見謫有如方朔竊悲不久人間我居窮巷悄無人跡車馬既絕誰與論文案頭書螢多應乾死何日與公再圖聚首也○前公以鄭爲嚴譴此何以曰輕刑按乾元元年夏肅宗勅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貶降者續處分公知朝廷有此恩典爲是冀望之

言曰也雲霑猶云也應霑云爾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

處乞尼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光內帛

擎偏重宮衣着更香以上觀省淮陰新夜驛京口渡江航春隔

維人畫秋期燕子涼賜書誇父老壽酒賽城隍以上江寧歸看

畫圖飢渴追蹤恨森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以維摩圖樣諸

所謂志

諸篇末

侍臣許八歸覲慈親所重在詔許也詔許者今上新弘孝理推恩臣子也惟詔許故同儀祖送倍有光輝也許八以拾遺歸省手擎內帛君命非輕身着宮衣御香猶惹此行望江寧而趨遙想淮水停舟必經夜驛潤州飛渡必駕江航春辭禁中暫隔維人之畫秋歸闕下還期燕子之涼於時赴北堂而出賜書足誇父老赴北堂而將壽酒并賽城隍許八奉詔省覲洵榮矣顧江寧爲我舊遊地極不忘若尼棺寺中維摩圖樣耳寓目曾經追

蹤悵睨希出此畫為顧長康筆所畫金粟如來光照一室神妙如此何日忘之○至德二載肅宗迎上皇居興慶宮行執乾食品嘗乾元元年春又加尊號故曰新孝理易曰城復於隍城隍即城塹都人所集處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二句寄書）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四句憶舊）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末結還因許八意）

我開元十九年曾客江寧與上人旻公遊至今乾元元年不見者約畧三十年矣封書而寄涕泗洗潸蓋由旻公上人少年為善最多好事今日暮年不知其精進如昨否况旻公能詩喪亂以來必致零落將來老去誰與之傳不獨此也猶憶旻公善奕往日幽澗竹邊曾携碁局猶記旻公善泛往日泛湖船上頻著袈裟今幽澗竹尚存否泛湖船還在否我一官拓落旻公一身將老窮悲碁局袈裟已不可問欲尋舊時幽澗竹泛湖船無復

往者況好事與新詩謨許八歸江寧必詰我爲官頭顱
自當作昏然只有醉眠我雖不至江寧此言如聞之矣

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手呼兒延入戶手持新畫青松障（四句李尊師松樹障子）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八句寫畫松之妙）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澹來悲風（四句看畫所感）

此玄都道士晨訪我手持松障必有異者松障中杳杳冥冥一似真松林而非丹青所爲陰崖之間竟承霜雪幹偃蓋之狀忽走龍形奇矣古矣老夫所愛者精矣靈矣詣心獨絕者此時老夫尚興合於嚮者精靈故仙意

來親苦心若損苦心何在松林下丈人幷坐巾屨相同彷彿商山紫芝之垂咏此時覺松林颯颯悲風忽起安得此畫中老翁出爲商山四皓庶幾羽翼已成不可動乎倘不然如此時危何○乾元元年張良娣所生子興王佋良娣欲以爲嗣廣平幾爲建寧之續先是至德二載李泌在時良娣巳殺建寧更搆流言欲殺廣平泌述黃瓜臺詞廣平得安泌於二載十月巳歸衡山今良娣以所生子興王佋摽奪東宮時無李泌誰爲羽翼悵望嚮歎紫芝之曲望李泌出而定儲時危慘澹來悲風謂李泌不出廣平不免爲建寧之續所謂良工心獨苦

贈畢四曜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飢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爲二句承家貧苦宦卑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二句承才大今詩伯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之結慰

似爾才大果然詩伯何以家貧爲苦宦卑惟家貧而苦宦卑故見輕奴僕何況他人巳類老翁不須白首惟才

入而爲詩伯故世之同調雖相倚者無人乃平日論交其自知者有素誠爲詩伯何惠江鮑雖日家貧相顧有子亦庶免於李嶠無兒也。

義鶻行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 以上寫白蛇 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嗷哮來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顙拆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已皆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玆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 以上寫義鶻 近經潏水湄此事樵

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盼間

聊爲義鶻行永激壯士肝（以上作詩之指）

此崖析崩地已慘澹蒼鷹白蛇二物不相類而適相值分是蒼鷹養子雄方求食白蛇乘虛恣破巢殺卵之冤雖若力微詎口頓盡此時雄者歸視斯慘何惜奮身一擊破蛇雪憤乃猶以我非蛇敵不反顧而入長樊蒼鷹誠知量敵退矣其退也將欲借援於鶻耳忽焉從領健鶻以圖報復而鶻至此鶻欲擊之猛先飛之高影擬斗上而來聲從九天而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俄而遠擲上白蛇之修軀脫矣俄而老拳加白蛇之巨顙坼矣高枝空忽墜蜿蜒無計折尾一掠飽腸已穿嗟爾白蛇當其生遊滅衆雛及其死亦復遺臭一何快也要非鶻之義不至此大抵物情自有報復特事機一失不可復挽假使蒼鷹濡忍不斯須去健鶻猶豫不應期來修鱗已逝老拳徒張不亦往返空勞哉物情報復快意目前惟此鶻也爲鷙鳥最故急難所感義氣凜然且功成不尸一擊之後飄然長往義哉斯鶻豈獨鶻然人生意氣相期凡有許與亦當如鶻之急難乃爲有濟作此欲行使壯

亡哉之有所感激云爾○小雅曰急難言急人之難貴於急也篇中首曰斯須領健機斯須則急矣次曰快意貴日前目前則急矣終曰亦在顧盼間顧盼則急矣信陵救趙請於王不聽欲自約車騎以往救章邯擊趙趙請救於楚宋義留四十日不進項羽斬義疾引軍赴秦軍二公誠知急難者當時張巡睢陽之圍不食月餘南霽雲乞師於賀蘭進明進明坐擁强兵不發一卒於閭王勝閭據山反自將兵五千急入赴援彼進明者誠鶻不如若勝者乃真急難耳至於功成失所往古來賢達惟魯仲連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當時回紇葉護以兵赴援肅宗欲速得京師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護護克西京即欲如約克歲遺絹一萬萬匹嗟爾回紇如葉護者以義始以利終有愧斯鶻矣義鶻一篇不無適然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着來輕六句賜衣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以謝賜結

宮衣以賜近臣少我頻朝以承敢卑賤不謂亦有名被恩榮此典誠出意外所賜之衣有葛者柔弱而含風並效有羅者纖白而香雪同輝於羅並則與隆矣感與雪交加者共矣此宮衣亦有名者聖潔清潔如而之潤故自大題名覺其尚溫此端午被恩榮者皇恩浩蕩如風之拂故當暑着來覺其愈清告之待臣長短不在永被者之視君長短原在意也今我意向自稱長短過此以往永荷聖清而已

酬孟雲卿

樂極傷頭白更深愛燭紅相逢難衮衮告別莫匆匆但恐天河落應更深句寧辭酒盞空應樂極句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應相逢告別二句

樂極者將悲之兆益傷頭白樂難再也更深者夜闌之候所愛燭紅夜未央也過此相逢難不終洞可以衮衮今宵分手尚可少留何必匆匆夫更深則天河將落當此紅燭照人惟恐天河忽落樂極則酒盞須空當此白

頭分手。休辭酒盞傾空。所以然者。轉盼明朝。安在天涯常在。倏忽西東。安得酒盞常把。世務一牽。揮淚而去。不負匆匆一別。相逢不可知耶。

詩關卷之六終